

兩
湖
塵
談
錄

許
浩
著

中
華
書
局

兩湖塵談錄

此據歷代小史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五

兩湖塵談錄

許浩著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彙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知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天

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矯檀也今順天府并衛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允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殫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厉階也嗚呼万世之炯鑑哉

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為三公加于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薄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者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

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添有未安嘗考典籍

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后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大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閉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

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飽
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
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
閘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永樂袁忠靖公治之

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

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

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

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
然凡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挾剔之蠹弊往迹且在有志經
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舉言其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納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憯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 國家置直文淵閣事者近三十餘人此語在

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繒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
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
陳尚書山張尚書璞苗學士衷高文毅公穀馬學士愉曹文襄公
訥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鑑江
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
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
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珣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
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
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鑒劉家宰字曹司馬元揚少師廷和梁
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宋蔣少保冕

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傅萼張少師子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
昂臣李少保時其止司 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
定公春李宗伯遜學右少保瑋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
係於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澄波萬頃右則
鍾山蒼翠鬱鬱三法司在於湖之許去此一里餘漸就空曠

洪武初開國元勳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修置塋城之整飭者惟中
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毀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
所殊為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迹而
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人而百五十年已
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燕樵不泊

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

袁忠徹尚寶太常丞玉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王能先識成祖于潛

卽用是貴顯于時其道貴賤禍福多奇中

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
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
當懸此耳後果然人益神其術云

駙馬鄒公景和京師人

嘉靖初尚求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
以對聯句御溝水泮聞流水鴈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期
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

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盛美麗妾監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于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爲無所逃也

國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責成之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不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尔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多事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

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歛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御之譖于內衆為公
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
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尔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
使陳公選道學名疏

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
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
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人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
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上以疏
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培植愛護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寔廟
舍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
卿之言于上逮繫韶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
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泄韶獄者曰
尔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于朝得還任
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金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
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
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
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

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

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太后上仙內旨

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聖域違典禮在百辟將

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

理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

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諂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褫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陲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膏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揀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寇都憲深

天順中視院篆剛悻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僉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啟齒韓公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者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

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于四方然亦有
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尙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以曲靖
扼陰苙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
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成祖尙新城侯張輔取安南
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逼
遊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
大風溇沱之水合不多讓也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
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二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和易
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